

第五十五回

色邪淫戏唐三藏

性正修持不坏身

却说孙大圣与猪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妇女，忽闻得风响处，沙僧嚷闹，急回头时，不见了唐僧。行者道：“是甚人来抢师父去了？”沙僧道：“是一个女子，弄阵旋风，把师父摄了去也。”行者闻言，唿哨跳在云端里，用手搭凉篷，四下里观看，只见一阵灰尘，风滚滚，往西北上去了，急回头叫道：

“兄弟们，快驾云同我赶师父去来！”八戒与沙僧，即把行囊捎在马上，响一声，都跳在半空里去。慌得那西梁国君臣女辈，跪在尘埃，都道：“是白日

飞升的罗汉，我主不必惊疑。唐御弟也是个有道的禅僧，我们都有眼无珠，错认了中华男子，枉费了这场神思。请主公上辇回朝也。”女王自觉惭愧，多官都一齐回国不题。

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腾空踏雾，望着那阵旋风，一直赶来，前至一座高山，只见灰尘息静，风头散了，更不知怪向何方。兄弟们按落云雾，找路寻访，忽见一壁厢，青石光明，却似个屏风模样。三人牵着马转过石屏，石屏后有两扇石门，门上有六个大字，乃是“毒敌山琵琶洞”。八戒无知，上前就使钉钯筑门，行者急止住道：“兄弟莫忙，我们随旋风赶便赶到这里，寻了这会，方遇此门，又不知深浅如何。倘不是这个门儿，却不惹他见怪？你两个

且牵了马，还转石屏前立等片时，待老孙进去打听打听，察个有无虚实，却好行事。”沙僧听说，大喜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正是粗中有细，果然急处从宽。”他二人牵马回头。孙大圣显个神通，捻着诀，念个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蜜蜂儿，真个轻巧！你看他——

翅薄随风软，腰轻映日纤。

嘴甜曾觅蕊，尾利善降蟾。

酿蜜功何浅，投衙礼自谦。

如今施巧计，飞舞入门檐。

行者自门瑕处钻将进去，飞过二层门里，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个女怪，左右列几个彩衣绣服、丫髻两摞的女童，都欢天喜地，正不知讲论

什么。这行者轻轻的飞上去，钉在那花亭格子上，侧耳才听，又见两个总角蓬头女子，捧两盘热腾腾的面食，上亭来道：“奶奶，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，一盘是邓沙馅的素馍馍。”那女怪笑道：“小的们，搀出唐御弟来。”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，走向后房，把唐僧扶出。那师父面黄唇白，眼红泪滴，行者在暗中嗟叹道：“师父中毒了！”

那怪走下亭，露春葱十指纤纤，扯住长老道：“御弟宽心，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，不比富贵奢华，其实却也清闲自在，正好念佛看经。我与你做个道伴儿，真个是百岁和谐也。”三藏不语。那怪道：“且休烦恼。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，不曾进得饮食。这里荤素面饭两盘，凭你受用些儿压惊。”三藏沉思默想道：“我待不说话，不吃东西，此怪比那女王不同，女王还是人身，行动以礼；

此怪乃是妖神，恐为加害，奈何？我三个徒弟，不知我困陷在于这里，倘或加害，却不枉丢性命？”

以心问心，无计所奈，只得强打精神，开口道：

“荤的何如？素的何如？”女怪道：“荤的是人肉馅馍馍，素的是邓沙馅馍馍。”三藏道：“贫僧吃

素。”那怪笑道：“女童，看热茶来，与你家长爷爷吃素馍馍。”一女童，果捧着香茶一盏，放在长

老面前。那怪将一个素馍馍劈破，递与三藏。三藏

将个荤馍馍囫囵递与女怪。女怪笑道：“御弟，你怎么不劈破与我？”三藏合掌道：“我出家人，不

敢破荤。”那女怪道：“你出家人不敢破荤，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高，今日又好吃邓沙馅？”三

藏道：“水高船去急，沙陷马行迟。”

行者在格子眼听着两个言语相攀，恐怕师父乱了真性，忍不住，现了本相，掣铁棒喝道：“孽畜

无礼！”那女怪见了，口喷一道烟光，把花亭子罩住，教：“小的们，收了御弟！”他却拿一柄三股钢叉，跳出亭门，骂道：“泼猴惫懒！怎么敢私入吾家，偷窥我容貌！不要走！吃老娘一叉！”这大圣使铁棒架住，且战且退。

二人打出洞外，那八戒、沙僧，正在石屏前等候，忽见他两人争持，慌得八戒将白马牵过道：

“沙僧，你只管看守行李马匹，等老猪去帮打帮打。”好呆子，双手举钯，赶上前叫道：“师兄靠后，让我打这泼贱！”那怪见八戒来，他又使个手段，呼了一声，鼻中出火，口内生烟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三股叉飞舞冲迎。那女怪也不知有几只手，没头没脸的滚将来。这行者与八戒，两边攻住。那怪道：“孙悟空，你好不识进退！我便认得你，你是不认得我。你那雷音寺里佛如来，也还怕我哩，

量你这两个毛人，到得那里！都上来，一个个仔细看打！”这一场怎见得好战——

女怪威风长，猴王气概兴。

天蓬元帅争功绩，乱举钉钯要显能。

那一个手多叉紧烟光绕，这两个性急兵强雾气腾。

女怪只因求配偶，男僧怎肯泄元精！

阴阳不对相持斗，各逞雄才恨苦争。

阴静养荣思动动，阳收息卫爱清清。

致令两处无和睦，叉钯铁棒赌输赢。

这个棒有力，钯更能，女怪钢叉丁对丁。

毒敌山前三不让，琵琶洞外两无情。

那一个喜得唐僧谐凤侣，

这两个必随长老取真经。

惊天动地来相战，只杀得日月无光星斗更！

三个斗罢多时，不分胜负。那女怪将身一纵，使出个倒马毒桩，不觉的把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。行者叫声：“苦啊！”忍耐不得，负痛败阵而走。八戒见事不谐，拖着钯彻身而退。那怪得了胜，收了钢叉。

行者抱头，皱眉苦面，叫声：“利害，利害！”八戒到跟前问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正战到好处，却就叫苦连天的走了？”行者抱着头，只叫：“疼，疼，疼！”沙僧道：“想是你头风发了？”行者跳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”八戒道：“哥哥，我不曾见你受伤，却头疼，何也？”行者哼哼的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我与他正然打处，他见我破了他的叉势，他就把身子一纵，不知是件什么兵器，着我头

上扎了一下，就这般头疼难禁，故此败了阵来。”

八戒笑道：“只这等静处常夸口，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。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儿？”行者道：“正是，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，盗食了蟠桃仙酒，老子金丹，大闹天宫时，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、二十八宿，押赴斗牛宫处处斩，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，雷打火烧，及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，锻炼四十九日，俱未伤损。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什么兵器，把老孙头弄伤也！”沙僧道：“你放了手，等我看看。莫破了！”行者道：“不破，不破！”八戒道：“我去西梁国讨个膏药你贴贴。”行者道：“又不肿不破，怎么贴得膏药？”八戒笑道：“哥啊，我的胎前产后病倒不曾有，你倒弄了个脑门痛了。”沙僧道：“二哥且休取笑。如今天色晚矣，大哥伤了头，师父又不知死活，怎的是好！”

好行者哼道：“师父没事。我进去时，变作蜜蜂儿，飞入里面，见那妇人坐在花亭子上。少顷，两个丫鬟，捧两盘馍馍：一盘是人肉馅，荤的；一盘是邓沙馅，素的。又着两个女童扶师父出来吃一个压惊，又要与师父做什么道伴儿。师父始初不与那妇人答话，也不吃馍馍，后见他甜言美语，不知怎么，就开口说话，却说吃素的。那妇人就将一个素的劈开递与师父，师父将个囫囵荤的递与那妇人。妇人道：‘怎不劈破？’师父道：‘出家人不敢破荤。’那妇人道：‘既不破荤，前日怎么在子母河边饮水高，今日又好吃邓沙馅？’师父不解其意，答他两句道：‘水高船去急，沙陷马行迟。’我在格子上听见，恐怕师父乱性，便就现了原身，掣棒就打。他也使神通，喷出烟雾，叫收了御弟，就轮钢叉，与老孙打出洞来也。”沙僧听说，咬指道：

“这泼贱也不知从那里就随将我们来，把上项事都知道了！”八戒道：“这等说，便我们安歇不成？莫管什么黄昏半夜，且去他们门上索战，嚷嚷闹闹，搅他个不睡，莫教他捉弄了我师父。”行者道：

“头疼，去不得！”沙僧道：“不须索战。一则师兄头痛，二来我师父是个真僧，决不以色空乱性。且就在山坡下，闭风处，坐这一夜，养养精神，待天明再作理会。”遂此三个弟兄，拴牢白马，守护行囊，就在坡下安歇不题。

却说那女怪放下凶恶之心，重整欢愉之色，叫：“小的们，把前后门都关紧了。”又使两个支更，防守行者，但听门响，即时通报。却又教：“女童，将卧房收拾齐整，掌烛焚香，请唐御弟来，我与他

交欢。”遂把长老从后边搀出。那女怪弄出十分娇媚之态，携定唐僧道：“常言黄金未为贵，安乐值钱多。且和你做会夫妻儿，耍子去也。”这长老咬定牙关，声也不透。欲待不去，恐他生心害命，只得战兢兢，跟着他步入香房，却如痴如哑，那里抬头举目，更不曾看他房里是甚床铺幔帐，也不知有甚箱笼梳妆，那女怪说出的雨意云情，亦漠然无听。好和尚，真是那——

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。

他把这锦绣娇容如粪土，金珠美貌若灰尘。

一生只爱参禅，半步不离佛地。

那里会惜玉怜香，只晓得修真养性。

那女怪，活泼泼，春意无边；

这长老，死丁丁，禅机有在。

一个似软玉温香，一个如死灰槁木。

那一个，展鸳鸯，淫兴浓浓；

这一个，束褊衫，丹心耿耿。

那个要贴胸交股和鸾凤，

这个要画壁归山访达摩。

女怪解衣，卖弄他肌香肤腻；

唐僧敛衽，紧藏了糙肉粗皮。

女怪道：“我枕剩衾闲何不睡？”

唐僧道：“我头光服异怎相陪！”

那个道：“我愿作前朝柳翠翠。”

这个道：“贫僧不是月庠黎。”

女怪道：“我美若西施还袅娜。”

唐僧道：“我越王因此久埋尸。”

女怪道：“御弟，

你记得宁教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？”

唐僧道：“我的真阳为至宝，

怎肯轻与你这粉骷髅。”

他两个散言碎语的，直斗到更深，唐长老全不动念。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，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。直缠到有半夜时候，把那怪弄得恼了，叫：“小的们，拿绳来！”可怜将一个心爱的人儿，一条绳，捆的象个猱狮模样，又教拖在房廊下去，却吹灭银灯，各归寝处。一夜无词，不觉的鸡声三唱。

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：“我这头疼了一会，到如今也不疼不麻，只是有些作痒。”八戒笑道：

“痒便再教他扎一下，何如？”行者啐了一口道：
“放，放，放！”八戒又笑道：“放，放，放！我师父这一夜倒浪，浪，浪！”沙僧道：“且莫斗口，天亮了，快赶早儿捉妖怪去。”行者道：“兄弟，你只管在此守马，休得动身。猪八戒跟我去。”那呆子抖擞精神，束一束皂锦直裰，相随行者，各带了兵器，跳上山崖，径至石屏之下。行者道：“你且立住，只怕这怪物夜里伤了师父，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。倘若被他哄了，丧了元阳，真个亏了德行，却就大家散火；若不乱性情，禅心未动，却好努力相持，打死精怪，救师西去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好痴哑！常言道，干鱼可好与猫儿作枕头？就不如此，就不如此，也要抓你几把是！”行者道：“莫胡疑乱说，待我看去。”

好大圣，转石屏，别了八戒，摇身还变个蜜蜂儿，飞入门里，见那门里有两个丫鬟，头枕着梆铃，正然睡哩。却到花亭子观看，那妖精原来弄了半夜，都辛苦了，一个个都不知天晓，还睡着哩。行者飞来后面，隐隐的只听见唐僧声唤，忽抬头，见那步廊下四马攒蹄捆着师父。行者轻轻的钉在唐僧头上，叫：“师父。”唐僧认得声音，道：“悟空来了？快救我命！”行者道：“夜来好事如何？”三藏咬牙道：“我宁死也不肯如此！”行者道：“昨日我见他相怜相爱之意，却怎么今日把你这般挫折？”三藏道：“他把我缠了半夜，我衣不解带，身未沾床。他见我相从，才捆我在此。你千万救我取经去也！”他师徒们正然问答，早惊醒了那个妖精。妖精虽是下狠，却还有流连不舍之意，一觉翻身，

只听见“取经去也”一句，他就滚下床来，厉声高叫道：“好夫妻不做，却取什么经去！”

行者慌了，撇却师父，急展翅，飞将出去，现了本相，叫声：“八戒！”那呆子转过石屏道：

“那话儿成了否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不曾，不曾！老师父被他摩弄不从，恼了，捆在那里，正与我诉说前情，那怪惊醒了，我慌得出来也。”八戒道：

“师父曾说甚来？”行者道：“他只说衣不解带，身未沾床。”八戒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还是个真和尚！我们救他去！”

呆子粗鲁，不容分说，举钉钯，望他那石头门上尽力气一钯，唵喇喇筑做几块。唬得那几个枕梆铃睡的丫环，跑至二层门外，叫声：“开门！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打破了！”那女怪正出房门，

只见四五个丫鬟跑进去报道：“奶奶，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把前门已打碎矣。”那怪闻言，即忙叫：“小的们！快烧汤洗面梳妆！”叫：“把御弟连绳抬在后房收了，等我打他去！”

好妖精，走出来，举着三股叉骂道：“泼猴！野彘！老大无知！你怎敢打破我门！”八戒骂道：“滥淫贱货！你倒困陷我师父，返敢硬嘴！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，快快送出饶你！敢再说半个不字，老猪一顿钯，连山也筑倒你的！”那妖精那容分说，抖擞身躯，依前弄法，鼻口内喷烟冒火，举钢叉就刺八戒。八戒侧身躲过，着钯就筑，孙大圣使铁棒并力相帮。那怪又弄神通，也不知是几只手，左右遮拦，交锋三五个回合，不知是甚兵器，把八戒嘴唇上，也又扎了一下。那呆子拖着钯，侮着嘴，负痛逃生。行者却也有些醋他，虚丢一棒，

败阵而走。那妖精得胜而回，叫小的们搬石块垒迭了前门不题。

却说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马，只听得那里猪哼，忽抬头，见八戒侮着嘴，哼将来。沙僧道：“怎的说？”呆子哼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疼疼疼！”说不了，行者也到跟前笑道：“好呆子啊！昨日咒我是脑门痛，今日却也弄做个肿嘴瘟了！”八戒哼道：“难忍难忍！疼得紧！利害，利害！”

三人正然难处，只见一个老妈妈儿，左手提着一个青竹篮儿，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。沙僧道：

“大哥，那妈妈来得近了，等我问他个信儿，看这个是什么妖精，是什么兵器，这般伤人。”行者道：

“你且住，等老孙问他去来。”行者急睁睛看，只

见头直上有祥云盖顶，左右有香雾笼身。行者认得，即叫：“兄弟们，还不来叩头！那妈妈是菩萨来也。”慌得猪八戒忍疼下拜，沙和尚牵马躬身，孙大圣合掌跪下，叫声“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。”那菩萨见他们认得元光，即踏祥云，起在半空，现了真象，原来是鱼篮之象。行者赶到空中，拜告道：“菩萨，恕弟子失迎之罪！我等努力救师，不知菩萨下降，今遇魔难难收，万望菩萨搭救搭救！”菩萨道：“这妖精十分利害，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钳脚。扎人痛者，是尾上一个钩子，唤做倒马毒。本身是个蝎子精。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，如来见了，不合用手推他一把，他就转过钩子，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，如来也疼难禁，即着金刚拿他，他却在这里。若要救得唐僧，除是别告一位方好，我也是近他不得。”行者

再拜道：“望菩萨指示指示，别告那位去好，弟子即去请他也。”菩萨道：“你去东天门里光明宫告求昴日星官，方能降伏。”言罢，遂化作一道金光，径回南海。

孙大圣才按云头，对八戒沙僧道：“兄弟放心，师父有救星了。”沙僧道：“是那里救星？”行者道：“才然菩萨指示，教我告请昴日星官，老孙去来。”八戒侮着嘴哼道：“哥啊！就问星官讨些止疼的药饵来！”行者笑道：“不须用药，只似昨日疼过夜就好了。”沙僧道：“不必烦叙，快早去罢。”

好行者，急忙驾筋斗云，须臾到东天门外。忽见增长天王当面作礼道：“大圣何往？”行者道：

“因保唐僧西方取经，路遇魔障缠身，要到光明宫见昴日星官走走。”忽又见陶张辛邓四大元帅，也问何往，行者道：“要寻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师。”四元帅道：“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，上观星台巡札去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可有这话？”辛天君道：“小将等与他同下斗牛宫，岂敢说假？”陶天君道：

“今已许久，或将回矣。大圣还先去光明宫，如未回，再去观星台可也。”大圣遂喜，即别他们，至光明宫门首，果是无人，复抽身就走，只见那壁厢有一行兵士摆列，后面星官来了。那星官还穿的是拜驾朝衣，一身金缕，但见他——

冠簪五岳金光彩，笏执山河玉色琼。

袍挂七星云绶带，腰围八极宝环明。

叮当珮响如敲韵，迅速风声似摆铃。

翠羽扇开来昴宿，天香飘袭满门庭。

前行的兵士，看见行者立于光明宫外，急转身报道：“主公，孙大圣在这里也。”那星官敛云雾整束朝衣，停执事分开左右，上前作礼道：“大圣何来？”行者道：“专来拜烦救师父一难。”星官道：“何难？在何地方？”行者道：“在西梁国毒敌山琵琶洞。”星官道：“那山洞有甚妖怪，却来呼唤小神？”行者道：“观音菩萨适才显化，说是一个蝎子精，特举先生方能治得，因此来请。”星官道：“本欲回奏玉帝，奈大圣至此，又感菩萨举荐，恐迟误事，小神不敢请献茶，且和你去降妖精，却再来回旨罢。”大圣闻言，即同出东天门，直至西梁国。望见毒敌山不远，行者指道：“此山便是。

星官按下云头，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。沙僧见了道：“二哥起来，大哥请得星官来了。”那呆子还侮着嘴道：“恕罪，恕罪！有病在身，不能行礼。”星官道：“你是修行之人，何病之有？”八戒道：“早间与那妖精交战，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，至今还疼呀。”星官道：“你上来，我与你医治医治。”呆子才放了手，口里哼哼道：“千万治治！待好了谢你。”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，吹一口气，就不疼了。呆子欢喜下拜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！”行者笑道：“烦星官也把我头上摸摸。”星官道：“你未遭毒，摸他何为？”行者道：“昨日也曾遭过，只是过了夜，才不疼，如今还有些麻痒，只恐发天阴，也烦治治。”星官真个也把头上摸了一摸，吹口气，也就解了余毒，不麻不痒了。八戒发狠道：“哥哥，去打那泼贱去！”星官

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你两个叫他出来，等我好降他。”

行者与八戒跳上山坡，又至石屏之后。呆子口里乱骂，手似捞钩，一顿钉钯，把那洞门外垒迭的石块爬开，闯至一层门，又一钉钯，将二门筑得粉碎。慌得那门里小妖飞报：“奶奶！那两个丑男人，又把二层门也打破了！”那怪正教解放唐僧，讨素茶饭与他吃哩，听见打破二门，即便跳出花亭子，轮叉来刺八戒。八戒使钉钯迎架，行者在旁，又使铁棒来打。那怪赶至身边，要下毒手，他两个识得方法，回头就走。那怪赶过石屏之后，行者叫声：

“昴宿何在？”只见那星官立于山坡上，现出本相，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，昂起头来，约有六七尺高，对着妖精叫一声，那怪即时就现了本象，是个

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。星官再叫一声，那怪浑身酥软，死在坡前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花冠绣颈若团纓，爪硬距长目怒睛。

踊跃雄威全五德，峥嵘壮势羨三鸣。

岂如凡鸟啼茅屋，本是天星显圣名。

毒蝎枉修人道行，还原反本见真形。

八戒上前，一只脚趺住那怪的胸背道：“孽畜！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！”那怪动也不动，被呆子一顿钉钯，捣作一团烂酱。那星官复聚金光，驾云而去。行者与八戒沙僧朝天拱谢道：“有累有累！改日赴宫拜酬。”

三人谢毕，却才收拾行李马匹，都进洞里，见那大小丫环，两边跪下拜道：“爷爷，我们不是妖邪，都是西梁国女人，前者被这妖精摄来的。你师

父在后边香房里坐着哭哩。”行者闻言，仔细观看，果然不见妖气，遂入后边叫道：“师父！”那唐僧见众齐来，十分欢喜道：“贤徒，累及你们了！那妇人何如也？”八戒道：“那厮原是个大母蝎子。幸得观音菩萨指示，大哥去天宫里请得那昴日星官下降，把那厮收伏。才被老猪筑做个泥了，方敢深入于此，得见师父之面。”唐僧谢之不尽。又寻些素米、素面，安排了饮食，吃了一顿，把那些摄将来的女子赶下山，指与回家之路。点上一把火，把几间房宇，烧毁罄尽，请唐僧上马，找寻大路西行。正是：

割断尘缘离色相，推干金海悟禅心。

毕竟不知几年上才得成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